

游山西运城·读华夏历史

河东探“宝” 182

解州寻古意 文庙探儒风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说到解州，世人皆知武庙之冠——解州关帝祖庙，却鲜少有人知晓，关公故里还藏着一座供奉孔圣人的文庙。解州文庙的始建年代已无从考证，但其承载着解州文运的儒风，至今仍在解州中学的校园里延续。

这座古老庙宇隐匿在校园深处，与琅琅书声融为一体，以温润的文化底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学子。它既是解州一带儒家文化传承的核心见证，也记录着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脉络，更沉淀着这片土地的文化记忆。

校藏古庙 承续文运

走进解州中学，琅琅书声穿透清寒，竟觉冬日生机扑面。在校园一隅，解州文庙静立其间，朱门映着苍柏，红墙衬着灰瓦，与现代教学楼相映成趣。该校语文教师、文庙文保员王小牛拿出钥匙，缓缓推开“学宫”大门，一段文脉之旅就此展开。

推门而入，一座大殿孑然矗立在视线尽头，单檐歇山顶古朴庄重，朱红对开木门厚重肃穆，门楣上蓝底金字的“大成殿”匾额熠熠生辉。殿前砖石甬道宽阔平整，两侧松柏的青绿与周围树枝的枯干形成鲜明对比，地面残留的薄雪更给这座古建添了几分静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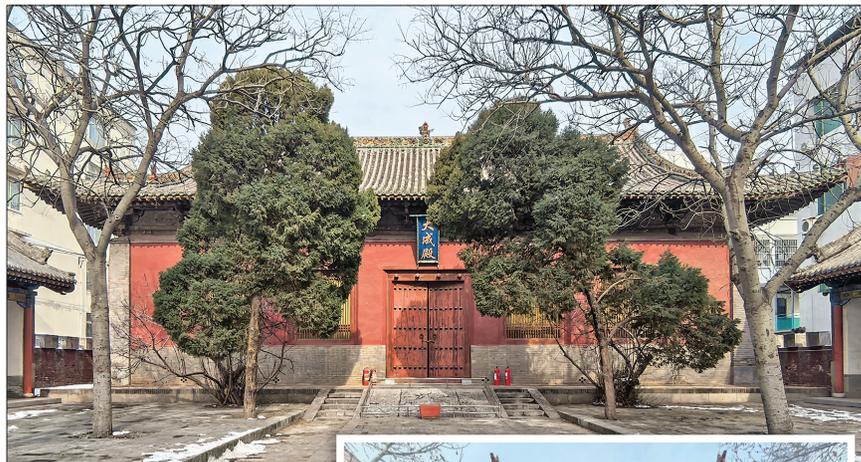
虽原有的两庑、戟门、棂星门等建筑已在岁月中消逝，但现存的大成殿仍足以诉说往昔的辉煌。这座清代遗存的殿堂坐北朝南，台基高1.5米，面阔五间，四周设回廊，是晋南地区少见的官式礼制建筑，兼具规制与韵味。

踏入殿内，正中屏风中金漆线刻的孔子立像衣袂飘飘、神态儒雅，尽显至圣先师风范。上方“万世师表”匾额与两侧“至圣布道传万世；杏坛弘德衍千秋”的楹联，道出了孔子杏坛讲学、传承道德的深远影响。东西一周山墙上，仿竹筒形制的《论语》精选刻板墨香氤氲，字句间流淌着儒家的千年智慧。

抬头仰望，殿内裸露的梁架结构，完整展现了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力学之美与工艺之精。多道木质横梁与立柱以榫卯咬合，层层叠叠形成稳固支撑；梁枋上的彩绘虽历经风雨已然斑驳，但缠枝花卉、祥云金龙的纹样仍依稀可辨，满是匠心与精致。

“这里写着嘉庆二年重修，主体是清代建筑无疑，但也有专家考证，部分梁柱天然弯曲的形制，是有元明遗风的。”王小牛老师指着脊梁板上的字迹一一介绍，解州文庙已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如今正努力朝着“国保”的目标迈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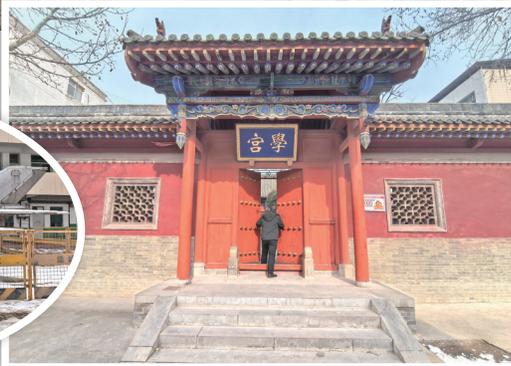
走出大成殿，院子两侧回廊下，陈列着薛鹤弼、李健吾、程子华、阎逢春等河东名人的生平事迹，黑白图文间，乡贤风骨宛在，意在让往来学子与游者见贤思齐，将报效家国深植心底。



▲文庙大成殿



▲校园一隅



▲文庙学宫门

志记碑铭 文脉留痕

解州文庙的创建年代已无从考证，有说建于宋代，庙前的修缮记录可追溯至明代，清代又多次进行了修缮。

最值得一提的，是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的重修。彼时，康熙皇帝西巡至解州，见文庙因火灾损毁严重，当即下旨拨国库银一千两用于重修。史载：“午刻，驾出崇宁门，幸阙圣庙。时庙方被毁，蒙谕兴修，抚臣噶礼奏云：‘千年香火该修，但使人输钱一文。’事即济。上命给帑金一千两为修庙费。”帝王的敕修，不仅是文庙历史的见证，更反映了历代对儒家文化的尊崇与传承。

文庙学宫前立有几通古碑，虽残存，但所载信息丰富，记述着文庙的修缮变迁，也映照着古解州的社会百态。

明代万历年间的《解梁开水渠记》尤为珍贵，记录着一段水脉润文脉的乡土信仰：解州城南中条山有五龙峪，每逢山洪暴发，峪水便会改道向西。古人认为，水脉改道会导致当地科举衰落，于是众人合力疏通水渠，巧的是，当年便有多人考中乡试、殿试，百姓遂立碑纪念这一往事。这在今天看来或许荒诞，却道出了古人对“地灵人杰”的朴素信仰。在他们眼中，水不仅是滋润万物的灌溉资源，更是文脉流传、人才辈出的精神载体。

另一通《创建文昌祠文笔峰》碑刻上，“言子七十五世孙如泗撰文”的字样清晰可辨。言如泗曾任解州知州，不仅主持增修过关帝庙，还主持编纂方志、创建书院，至今仍为河东百姓怀念。

这些碑刻与志记，虽历经百年风雨，却让遥远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。它们不仅是文庙的“档案”，更是古解州社会、文化与民间信仰的鲜活写照。

儒风润校 笃行致远

1973年出生的王小牛，正是从解州中学毕业的，学成后回归家乡，执起教鞭，教书育人。在他的记忆里，学宫旁曾有着排排考房，小小的隔间，便是当年科举考生答题、起居的地方。曾有无数学子怀揣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理想，从这里奔赴功名，立志报效家国。

如今，解州中学的莘莘学子每日从学宫旁走过，亦享受着这份儒风滋润。儒家文化、忠义文化与报国文化在此相融共生，书写着立德树人的教育华章。

自1950年建校，历经解县立师范、解虞一中校名更迭，1958年正式定名为解州中学。七十余载风雨兼程，学校始终坚守育人为本，这里不仅走出了航天英雄景海鹏等知名校友，更培养了大批扎根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。

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，是这所中学特有的。千年学宫与现代化教学楼交相辉映，“修身笃行”的治学理念深植日常教学；明志楼、秀慧楼等满含人文气息的楼宇名称，亦浸润着儒家文化的印记。身处关公故里，忠义爱国、崇文尚武的地域文化与文庙儒风，塑造了解中子崇德向善、勇毅担当的品格。教学楼前的军用飞机模型，更让校园萦绕着报国尚武的氛围，助力一批批学子从河东大地展翅，飞向万里长空。

从文庙正门而出，两侧门洞上“博文”“尚礼”的题字，提醒着人们儒家文化的核心要义；照壁上“崇德、教化、报本”的大字，道尽了文庙承载的文化使命。

在这片浸润着浓浓文脉、激荡着青春梦想的土地上，一代代解中人承前启后、笃行不怠，让儒家文化的底蕴与航天报国的壮志交相辉映，在这里涵养品格、增长才干，向着梦想勇敢前行。

文化茶座



□王宏斌

快过年了，又到了置办年货的时节，家家户户总要贴门神，这是中国人基因里的执念。哪怕如杨白劳般穷得揭不开锅，除夕夜也不忘贴上两张门神。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看重门神？有人说是因为唐太宗，不，那是美好的传说。中国人尤其是北方人对门神的“执拗”，始于五代十国。

最近央视一套热播电视剧《太平年》，呈现的就是五代十国的事情。石敬瑭为谋帝位，向北边的契丹借兵，不仅认小自己十几岁的契丹皇帝为父，更将燕云十六州拱手相让。就这样，石敬瑭硬生生拆了中华大地的北大门，这一拆，几百年受人凌辱。

后周世宗柴荣，挥鞭北上，势如破竹，仅仅42天便收复三州。眼看燕云十六州回归在望，老天却开了个超级玩笑，柴荣突染重病，一病不起，功败垂成。宋太祖赵匡胤，准备搞个小金库，把燕云十六州买回来，然心愿未了。在“斧声烛影”中继位的宋太宗，急于证明比哥哥能干，御驾亲征，结果差点搭上小命，灰溜溜回了家。虽然这个家连院墙也没有，但也不至于被敌人撵着跑。

此后，北边少数民族想要到黄河边上饮马，可以说是朝发夕至。黄河以北百姓被迫改着胡服、说胡话，以至于到南宋时，朝廷御史到了黄河以北，竟恍如踏入“外国”，惊讶于这幅辽阔的大片国土上，生活着这样一群人！

后来，蒙古铁蹄南下，直接在北京（燕云十六州之一的幽州）定都，国号大元，那数十年，完全是大汉民族的噩梦。

真正救民于水火的，是那个要过饭、念过经的乞丐皇帝朱元璋。他以“驱逐鞑虏”为旗号，推翻元朝统治。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，为什么改朝换代的是一个妥妥的草根？很重要的原因是，少数民族数百年的统治，导致士大夫阶层近乎消亡，门阀世族荡然无存，幸亏“衣冠南渡”后留存的华夏气脉，支撑着民族重归一统，燕云十六州在明朝终于回归中原。

小时候听祖父说，我们村是明朝时建立的，总觉历史不够悠久，如今方懂：明朝之前，黄河以北百姓过得朝不保夕；直至明朝，百姓才得以安居，有了院墙、有了门，人口方能繁衍，村子才能存在。

那道贴在门上的门神，是国人对家国安宁的守护。数百年后，孙中山先生推翻帝制，打的旗号依然是“驱除鞑虏恢复中华”！

又至年关，你家门神，买好了吗？



本版责编 薛丽娟 校对 王君
E-mail: ycw bwh@126.com